

曲海总目提要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一

江都黃文暘原本

海甯王國維校訂

桃林賺

近時人作。與俠彈緣彷彿。俱載李祐事。以祐被賺於桃林。故名。關目互有同異。

所引王叔文王伾李忠言李愬等。雖出正史。事蹟則全不相合也。裴璣應即裴

垍。其敘李愬功成奏凱陪宴內監曰瞿文忠。按史憲宗時有俱文珍。無所謂瞿

文忠。改俱文珍為當。據云李祐家河南。俠彈緣言江右各異父澹菴官拾遺時嘗劾裴

延齡忤旨落職。遂隱洛陽南里。按劾延齡者陸贄陽城等無所謂李澹菴夫婦皆沒。祐因河朔變亂。

乃棄文就武。熟練弓馬。更擅連珠神彈。百發百中。幼聘中書舍人裴璣女蘭芳。

璣以直言謫夏州。挈家而去。約祐就親。道遠未赴。順宗復璣職。還京師。祐乃入

京相訪。天雨阻華陰道上。遇中州蔡天口。吳元濟之妹素芳。男裝改名江南賈元虛同宿。逆

旅。劇云。祐在華陰道上遇盜。以其地為桃林。又言此去崑山函谷熊耳臨潼皆响馬之窟。誤也。桃林在今河南府陝州。非華山之陰。作者因歸馬華山之陽。

放牛桃林之野。二句。相聯。誤認為一處耳。明日三人先後行。蔡先而李稍後。中道蔡請李試彈。祐一

發中澗邊樹。蔡復發一彈。擊山中大石。并出火光。蓋銅丸也。回馬襲祐。盡劫行

李去。俠彈緣云。店中先閱李彈。此敘在路上。俠彈緣云。吳本不欲取行。李姑以試之。見賈隨來不及還而去。此記不言賈來亦各異耳。蔡歸與

其兄元濟遇而祐不得已。取舊路而回。元虛出三十金與之。祐乃復取道往京

師。元虛曾銀。俠彈緣在祐入京後。會裴璣上疏。傷王叔文。李忠言等。被謫桃林令。俠彈緣云。劾

此云傷王叔文等。互異。王叔文。順宗時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劇云。大學士。又呼為老丞相。誤也。李忠言。順宗時內官。劇及及牛貴妃。乃牛昭容也。託名點染。俱

不實。唐時無桃林縣。陝州有桃林。乃古蹟。彼時為一州大村鎮之名耳。祐至。不相值。亦出京。往桃林。有僧鉄。性成

與賈元虛同宿逆旅。其行李為元虛所誑。性成乃在道邀截响馬。以分其資。璣

率女赴任。至澗池。遇賊。方窘甚。性成突出。揮刀殺賊。祐亦適至。引弓彈賊。璣父

女獲免。璣見祐。即令隨至任所。舍於城南佛寺中。初元虛在道誑性成。金未幾

元濟妹素芳自關中歸。仍改女粧。欲以詭計取魏博。元虛遇諸途。不能識。挾之

以行賣於妓家。素芳即殺妓。充其名。令元虛隨己。誑入城中。與元濟應。取魏博

城。此段與俠彈緣亦異。又使元虛訪祐消息。璣已贅祐。元虛入見。邀祐令同詣舟中。即放

舟行。抵半路。元濟出見。以妹強婚焉。乃知即所遇偽蔡生也。此段兩劇相仿。河南節度

使王伾。叔文之黨。受其指。偵璣。聞祐為吳元濟之妹婿。乃誣璣為黨叛。執送獄

中。女蘭芳訴冤。不聽。欲詣闕叩閣。伾知璣與西平侯李愬善。恐其事上聞。密使

家將二人邀殺蘭芳於道。鉄僧既救璣。即謝去。及是時。復突出殺家將。暫令蘭

芳避之趙寡婦店中。而代入陝州。偵伾動靜。按王伾未嘗為節度使。俠彈緣云皇甫鏞之黨。與此亦異。伾取

旨。將殺璣。元虛偽充李愬差官。誑一乞者為家丁。入獄見璣。以酒醉乞者。挾璣

遁去。獄卒不敢言。即以乞者行刑。鉄僧劫之去。蘭芳見之。覺其非是。鉄僧使乞

者隨蘭芳之京。而已為蘭芳隻身訪璣。此段與劇相似。元虛挾璣而逃。欲投元濟。璣必

不從。欲赴盤谷。李氏莊避禍。以韓愈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故借此生情也。遂過嶧山。太公廟。蘭芳亦

至廟。父女相見。李愬奉憲宗命出征淮蔡。亦入廟燒香。見璣大喜。告以伾叔文

並誅。乃挈璣同往淮蔡。爲滅賊計。俠彈緣云。元虛誑裴垕至淮蔡。與此全異。伍叔文貶竄非虛也。其事在憲宗初。而愬討

元濟在十年後。紐合不倫也。署璣與元虛爲參謀。素芳與祐已爲元濟取唐鄧。元濟以其少

所掠。詰而詬之。引兵日與愬戰。元濟敗走。愬追蹙之。賴素芳救免。兩軍交戰時。鐵僧突出。素芳乃敗走。而元濟又責素芳不力戰。愬知其有隙。卽遣元虛以璣書招祐。元虛又入元濟營爲反間。元濟召祐欲殺祐。與素芳力鬪而出。而愬兵亦至。遂擒元濟。於是愬等奏凱班師。朝命內監俱文珍陪宴。並加封爵。璣召入中書。祐拜節度使。二女並爲祐妻。此段關目亦各異。

## 天樞賦

近時人作以武后鑄天樞。李俊臣撰賦謗訕。陷房一夔。後得昭雪。故名。資治通鑑。則天延載元年。武三思請鑄銅鐵爲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天冊萬歲元年夏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武三思爲文。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大唐新語。

李嶠少負才華。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一百三十餘萬斤。錢

二百七十貫。於定鼎門外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

頌。德天樞下置鐵山。鐵柱負戴獅子麒麟。圍繞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

珠。珠高一丈。圍二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爲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

惟李嶠詩冠絕當時。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後至開元中。詔

毀天樞。發卒鑿鑱。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乃賦詩以詠曰。天門街東倒天樞。

火急先須卸火珠。既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推。先有謠云。一條絲線挽

天樞。言其不久也。故休烈詩引之。劇云。天樞成。朝野遍作詩賦。非無據也。劇中房遺愛李義府

韓瑗柳奭許敬宗等皆出正史。然先後事蹟不符。中間關目皆係僞撰。劇云。

房遺愛之子一夔。母李氏。太宗公主遺愛死於法。一夔母子相依。曾聘英公李

敬業之女元姬而未娶。按史。遺愛妻太宗女高陽公主也。未聞有子一夔。京城外有立天上帝廟。爲房

氏香火。一夔偕其友柳奭赴廟進香。按史。柳奭當高宗初已作中書令。此言武后之世尙爲諸生大謬。值帝誕

勝會紛然登樓觀會。右丞相李義府之姪俊臣亦至。劇言義府與狄仁傑並為左右丞相。謬義府之相在

高宗時龍朔三年已流雋州仁傑之相在武后易姓後相去二十九年。有唱秧歌者。俊臣挑之為其父所毆。呼僕

縛送官。一夔爽與俊臣相識。勸之不聽。竟釋唱者使去。俊臣啣之。按唱秧歌者皆鳳陽人始

於明洪武時唐宋前未聞也。武后建天樞。廷臣頌德。義府使子弟作賦。按是時義府已死二十九年矣。俊臣

往。浼一夔改飾。一夔不應。且譏其無恥。爽至助一夔。俊臣益憾。讒於叔。偽撰一

賦。中皆訕后語。敍一夔名。達后。覽后怒。命逮問。會敬業遣一夔友韓瑗。按是時瑗死已

三十六年矣。大謬。持金詔一夔成婚。已辭。母就道。爽聞俊臣陷一夔。恐陷其母。奔告使

佚。元天上帝以房氏累世奉道。陰令神將救之。一夔在道遇一貧嫗。給丹一丸。

謂有急服之。可療飢止痛。至揚。敬業使畢姻後。以妻女託攜入都。而傳檄起兵。

自稱匡復朝命。許敬宗率兵往禦。按敬宗死于咸亨三年。李敬業反。在中宗嗣聖元年。相去已十二年。敬宗縱兵

抄掠。一夔母遇亂。兵度不免。投道旁井中。元天上帝所遣神。化為老嫗。救出。幻

屋留養。義府捕一夔不得。遣緹騎追之。一夔挈外母及妻北行。宿旅店。店中夫

婦卽唱秧歌者。方敍舊恩而緹騎至。逮一夔去。唱者之夫隨之而行。訪其信。敬宗兵至店。敬業妻母女隨唱秧歌者潛逃。中途相失。敬業妻值一夔母。遂同居。李氏元姬與唱者俱入都。探一夔生死。秋官周興以嚴刑鞠一夔。誣服。將就刑。禁空屋中。偷兒穿牆入屋。神引一夔從竇出。而封其竇。天未明。周興以偷兒赴法場。梟其首。謂一夔也。一夔得脫。與柳爽遇。潛逃。將赴其外父軍。而唱者之夫以一夔爲真死。奔歸。遇其婦與元姬。元姬聞夫凶問。慟絕而甦。隨唱者夫婦至京。寓元帝廟。將收其夫屍。李俊臣私視一夔首。非真。謂周興與李敬業通。枉殺無辜。縱一夔。使其叔劾興發配。而謂柳爽必知一夔踪跡。俊臣親率緹騎逮爽。亦止元帝廟。遇唱者夫婦及元姬。以婦及元姬禁廟中。而傳唱者去。會狄仁傑妻以神警。至廟酬神。率元姬及唱者之婦歸。藏於家。周興配崖州。中途爲冤鬼所纏。時韓瑗爲敬業參謀。率前部至此。詢興。知一夔事。斬興於道。按武后垂拱二年。用周興

來俊臣。天授二年。流興於嶺南。爲仇家所殺。劇言配崖州。被殺於道。不爲無因。然是時未建天樞也。而以夔事報敬業。瑗與許敬



宗戰擒殺敬宗。會諸鎮兵迎中宗。值俊臣追一夔及唱者。乃縛俊臣解敬業軍。

夔與唱者俱至大軍。而爽先脫去。遇敬業妻一夔母相率來會。敬業軍將至京。

狄仁傑勸后召中宗。奏義府奸狀。義府俊臣俱伏法。按所謂俊臣疑即指來俊臣。謂不啻如義府之子耳。

甚謬不實也。晉敬業爵為英王。柳爽韓瑗俱授官。他書有言敬業遁走者亦未嘗言封爵也。爽瑗至此已相去四十七

年矣。以一夔為諫議大夫。狄公亦送其妻歸第。酬唱秧歌夫婦以金一夔母子夫

妻同入廟酬神。按唐史高宗永徽六年。中書舍人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

左遷壁州司馬。義府問計於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恐宰臣異譏。君能

建策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叩閣表情。上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

尉卿許敬宗等皆潛布腹心於昭儀矣。至上召長孫無忌等入內殿。欲立昭儀

為后。褚遂良固爭。以為不可。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粟。輒欲易婦

况天子立一后。何與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

督。其後韓瑗上疏為遂良訟冤。上不納。劇中據此以義府敬宗皆黨武氏。故牽連及之。然義府之 嶺州。在龍翔三年。

卒在朝封元年。敬宗之卒在咸亨三年。柳奭韓瑗亦皆先死。中宗武后時安得復有諸人。至謂后命敬宗率兵禦李敬業。尤謬實可笑。

又按房

元齡傳遺愛尙高陽公主。為右衛將軍。高宗時出為房州刺史。并收無忌。鞠得

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武后時安得復有高陽公主。據傳亦不言遺愛有子。又按資治通鑑。

中書令柳奭。王皇后之舅。永徽六年。武昭儀誣王后厭勝。貶奭為遂州刺史。行

至扶風。復貶榮州刺史。顯慶二年。又貶象州刺史。四年。許敬宗誣奏長孫無忌

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宮掖。謀行鳩毒。於是除奭瑗名。

秋七月。使者殺柳奭於象州。永徽六年。以韓瑗為侍中。上欲立武昭儀。褚遂

良力諫。上大怒。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爭。不納。顯慶二年。許敬宗誣奏韓瑗潛

謀不軌。貶撫州刺史。四年。除名。尋有詔。韓瑗所至。斬決。瑗已死。發驗而還。按顯慶中。

奭瑗並死。劇所記皆謬。則天光宅元年。英公李敬業以匡復為辭。移檄州縣。詔以李孝

逸將兵二十萬討敬業。敬業至海陵界。遇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來降。劇言敬業不死。

及狄仁傑尙在。俱謬。

### 三孝記

近時人所作。演謝琦劉保及琦妻李氏。皆爭認殺人之罪。以仰慰母心。故曰一門三孝。其事真僞未可定。所引府尹趙清憲。似指趙抃。而以謚爲名。又結束獎授官銜。村陋不典。略云河南鞏縣人謝琦。家世耕讀。繼母張氏。攜子劉保同居。琦娶李氏。保猶未娶。父臨沒時。盡家資爲三分。俾妻與琦保各分其一。三人各各推讓。仍合產不分。有韓林虎者。仗義好施。嘗至河南府城。憫張媪孤貧。持金往濟。夜經琦門。見賊穴牆挾物而出。直前殺賊。投其首於十字路井中。埋物牆脚之下。持刀而去。琦保方至莊家督租。張氏姑媳晨起。見門前有尸。大懼。求比鄰董大爲之埋掩。大索詐百金。不遂。出首於官。謂其姑媳殺人。縣令安太平拘訊姑媳。各認爲己殺。其案未定。琦自莊先歸。亟投縣認罪。以出其母。母子各爭認爲己殺。令不能決。而以琦男子自出認罪。不當坐女人。遂釋張李姑媳。迨劉保歸。母爲言其兄受冤。令保代兄之罪。保挺身詣縣。自認殺人。持一帶血之

刀以證成己罪。令遂釋琦。以保解河南府。府尹趙清憲。夢城隍神告以保冤。而韓林虎自府歸。復過琦門。知其家受冤。因己而起。乃亟投府。具述殺賊真情。其首在井。刀賊並有著落。於是治董大誣陷平人之罪。釋保還家。上其事於朝。旌琦保及琦妻爲一門三孝。

### 眉山秀

不知何人作。所載秦少游蘇小妹事。多本小說家蘇小妹三難新郎一卷事蹟。閉門推出窗前月。投石冲開水底天。對句警拔。世俗流傳。以爲嘉話。然非事實也。東坡佛印等。皆點綴生情。真僞參半。樵書初編。世傳蘇子瞻有小妹。嫁爲秦淮海之妻。而造爲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也。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女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璿之子之才。作詩曰。女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云不肯將安云。人言蘇

子無妹。卻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第非秦

淮海耳。東坡一帖云。秦少游當今文人第一流。其子甚奇。有父風。張世南游

宦記聞。秦少游子名湛。字處度。樵書云。觀此帖。知坡公與少游非至戚也。劇

本眉山實事。及流俗相傳小說等。攢簇成編。以悅耳目。言蘇老泉與黃山谷同

作繡毬花詩。老泉詩未成。其女小妹為續完半首。山谷大加稱賞。因為秦少游

議親。按山谷與東坡年齒相遠。于老泉未見。有往還詩文。老泉抵京時。東坡兄

閣內梅粧已到鏡臺前。小妹答忽聞毛裏有聲傳之句。雖載坡仙集等書。亦未可信。王介甫聞老泉女之聰慧。亦遣使為

子元澤求親。劇云。介甫語老泉云。眉山秀氣。盡老泉索少游觀元澤王詩文。送

女自閱。女評兩人皆係才人。而王作才氣太露。恐其不永。老泉窺女意。遂許少

游。花燭之時。出題三難。然後成婚。此皆增飾介甫既憾老泉不許婚。老泉又作辨奸

論譏之。此都是實事而韓稚圭歐陽永叔等又皆為介甫所貶。此半實半虛老泉遂高蹈

還家。東坡送親還。往辭介甫。呂惠卿在坐。介甫說如意君事。坡不能答。又面屬

帶中峽水以治肺疾。按如意君中峽水之說亦本小說中峽水事蓋因李德裕屬人取中冷泉其人誤取其相近者為德裕指出故移于

東坡以作及後回京失誤取下峽之永為介甫所嗤遂因事貶黃州團練使初

東坡守杭州曾與僧佛印妓琴操月素等說偈。坡與琴操參禪語見金蓮記中月素出禪喜集後徙黃

州遊赤壁與山谷佛印飲酒賦詩。按赤壁之遊但言與客泛舟非此兩人也忘其遷謫而少游亦以

東坡親黨謫監柳州酒稅長沙妓文娟素慕少游先有冒名以往者為所拒卻

及少游至文娟見其詞知真少游留居甚久。此事見義倡傳但無文娟之名比抵貶所小妹以

道遠多險改男裝赴楚即自稱少游文娟見之以為真少游也反疑前者少游

之僞及元祐初東坡召還京為翰林學士少游亦召還館閣。按少游卒于藤州山谷詩對客揮毫

秦少游西風吹淚古藤州是也未嘗復還接文娟至京不肯認東坡令小妹出見為語改裝之故文

娟乃喜。按妓殉少游未嘗得相從也劇作團圓耳是時介甫罷歸僑寓鍾山半山堂嘗騎驢獨行見

老嫗呼猪曰王安石不勝慚憤。此本小說拗相公飲恨半山堂一段而東坡夢中示現為五戒前

身妓琴操為清一妾朝雲為紅蓮以結前生公案。按子由佛印嘗夢五祖戒和尚來訪及明而東坡至此

生五戒之說也。五祖戒和尚者。五祖道場黃梅山之戒和尚也。小說以爲受戒之五戒。於是。有明悟禪師。趕五戒之說。以爲道人清一。拾得一女紅蓮。五戒爲之破戒。因而託生蘇氏。明悟其師兄。因轉身爲謝瑞卿。因坡偕與同瞻御。仕小爲神宗所見。不得已而爲僧。名曰佛印。其後時時點化東坡。故曰趕五戒也。小

妹先奉元祐太后之命。召回京師。入宮作賦。大被賞賚。東坡適從內院。以金蓮燭送歸第。於是東坡兄妹少游夫婦妻妾一時並娶。爲風流佳話云。義倡傳。

義倡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倡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伎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倡名。意甚易之。及觀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意。以爲非唯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洛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倡不知其少游也。卽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乎。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若素愛秦學士

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藉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耳。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倡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卽我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爾。倡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媪。有頃。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倡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持觴。酒一行。率歌少游詞一闋。以侑之。卒飲甚懽。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倡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帔。奉沃匱。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爲留數日。倡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爲累。唯誓潔身以報。它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于藤。倡雖處風塵中。爲人婉婉。有氣節。旣與少游約。因閉門謝客。獨與媪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以此身



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媪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湖南人至今傳之。以爲奇事。京口人鍾鳴將之常州校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旣爲作傳。又系贊曰。倡慕少游之才。而卒踐其言。以身事之。而歸死焉。不以存亡間。可謂義倡矣。

### 赤龍鬚

不知何人所作。演隋李珣以赤龍鬚聘趙婉娘。極流離顛沛之苦。卒爲夫婦。于金鸞殿成親。故名赤龍鬚。其事荒唐。無所据。託名于李綱之子。非其實也。略云。李珣字仙培。古齊下邳人。父綱。隋文帝時官太子洗馬。母言氏。誥封夫人。俱早亡。幼時曾以祖傳至寶赤龍鬚一枝。聘姑蘇趙拾遺之女婉娘爲室。及長。與